羣鶯亂飛

文·馮衡　畫·家發

朋友有通姦之誼了

他們在一英里外的餐室購罷，開始遊車河，到了飛鵝嶺下車，尊尼問沈蕙對旅遊店的前途如何看法，答道：

「徐太主持時候每年賺些錢，我們不會虧本。你有意見？」

「我沒意見。」尊尼搖頭了：「希望你們生意更好，你才有興趣。」

「我也可以出去打一份工，却不是自己的事業，而又不在乎打工的收入。」

「打工收入很少。」

「你現在的職位呢？收入如何？」

「可以維持開支。」

「你做做別的生意嗎？」

「我手中無股票。你有？」

「用以保值而已！」

「你從未考慮到移民？」

「我如果和一個我所愛的男人結婚，他要移民，我就跟他做外國人。」

「祇是有錢，他還是有大錢，你考慮和他結婚嗎？打算！」

「我並不太窮呢！決不考慮。」

「如果萬一太窮？」

「我會考慮了。」

「你說得非常坦白，我們是朋友，不過，『朋友』兩字是因時代不同而意義不同了，現在，男女朋友可以上床。」

「我們即上床，朋友有通姦之誼了。」

「我離開香港後，你有幾個這樣的朋友？」

「不是幾個！」

「一個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上車吧！」

他們上車，再到別處去兜了一陣，尊尼把沈蕙送到她家樓下，四顧無人，即摟住她接吻了，很快她掙脫，口呼拜拜而進宅門。

明天下午，沈蕙在店中接到徐太電話，提到有事，今天不來了，沈蕙忙說：

「徐太你不必來！此地今天開門後，祇是一雙夫婦聯袂而至。」

「請你告訴謝太。」徐太說。

「當然我告訴她，拜拜！」

「拜拜！」

沈蕙收綫告訴大家，這時有主顧來，朱瑛即上前，這個美國主顧購了五百美元的貨走，算大主顧了。（四五）

蜂言風語

倫繆

向錢看

現在市年廣告藝術工作，其實是賣藝術而已

任炒唔鬱

的士將繼續發新牌，既有市場應該如此

投訴增加

旅遊旺季即將開始，消委會也將增加工作。

開心

驚世界

[illegible]

四五：月墮中雲雌兒吻索

[illegible]影——大映的若尾文子——娃卡啊阿蕊可？」——「現在淺草詩多專演舊名片的戲院，還在常演大映的多年名片，當然我只在電影見過一位今日是慈母的她了！」兩人大笑。他叫來她喜愛的小龍湯包，于友春低聲問她：「等一會你的意思打算……怎樣？」她光了對天眞的大眼看他：「你沒知道芳子大姐吩咐伺候你麼？你頭先又說歡喜我？」

「啊！是是是。我怕太夜了，尋不到旅舍！」——「有夜店，古老清雅高等和式的，而且有一級的風呂屋大池——同男女浴堂那麼大的三座大湯池！夜了更好，頂多三四對男女客呢！」這令他興緻勃然，他已放心留了話給女傭，說陪香港來的朋友，夜深不回家了。

他們舒服地出來，先漫步走完了燈光照耀的六本木東頭，在去阿林匹克佐佐木的大道的「并木」（左右行人道兩行大樹之名）下手携手漫步，兩個都默然，見到休息椅，她拉他坐下——「歇歇，月亮出雲了，晚上涼快，這是東京可愛之處。」——「你允許我……？吻？」

「無論（莫妻論——日話之「那麼用說」）！」她反而先環抱他的頭，急不及待地吻過來，並一下將香舌不要命地送入他口裡。

四五：古健甫做人有原則

「我不大同意。」首先開腔的是古健甫。「這個安排在職務的劃分和行政的處理上都可能出現一些問題，工作人員可能會感到混亂而無所適從。再說回公司要我負責的短劇，E·Y·E·是否有必要長期加插這樣的一個項目呢？因爲節目中已有不少趣劇，而實際上，趣劇才是這個節目所需要的。即使節目中有時需要一兩個短劇，WILLIAM和他們的編導也是可以應付的。所以，我覺得我似乎沒有必要參加E·Y·E·的工作，因爲我不可能作出什麼大貢獻。」

古健甫的這番話使黃威廉大[illegible]爲感動，他從心底裡感激他，覺得他確是一個正直的、敦厚的人，同時，有做人、做事的原則，也顧及友情。

「鄧太，你的看法又怎樣呢？」鄧永亨轉向劉嘯英。

劉嘯英想了想說：「我還未考慮成熟，暫時未有意見。」

「WILLIAM，你呢？」

鄧永亨望着黃威廉。

「我當然反對！」黃威廉大聲地回答。這時，火爆性子的他再也按捺不住了。「公司這樣的安排是違反常規的，這會在節目內容、人事、行政各方面造成混亂。首先我就不知道今後該怎樣做了。」

「新的做法也許會有新的問題，但這可以提出來商量，相信會有辦法解決的。」鄧永亨說。

「這是政策性、原則性的問題，不是技術性問題。」黃威廉直截了當地說。「E·Y·E·是綜合性節目組的主要節目；而我是綜合性節目經理，但我却不能全權控制、處理這個節目，你說，我的工作怎樣進行呢？」

「公司的行政制度也不是水遠一成不變的，」鄧永亨說，「公司這樣安排，當然有它的道理。也許，將來會安排你負責點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說不定呢。」

四五：北極熊極狡猾

譯電員史密夫連日來忙得透不過氣來，他已能將北極熊自人造衛星拍來的電波不斷截獲，並且運用他的智慧，將這些密電碼按一定的排列方式破譯出來。

這個才三十歲的美國加州人，不但精通密電破譯技術，而且甚語俄語，無論文字或說話方面，因此，極受他的上司雷文器重，常交給他重要的任務。

當遠在北極熊的HUGB分部拍發伊蓮娜行動的電波開始，美國間諜衛星馬上截獲而傳到史密夫處時，史密夫就一直未停地破譯這些訊號，對伊蓮娜的行動已有初步的認識，並一直監視着。

而作爲CIA頭子的雷文，當然不能漠視，着令史密夫繼續監視，並部署對付敵方的行動方案。

這天下午，雷文電召史密夫進辦公室，問他破譯電文有什麼新的進展？

「雷文先生，」史密夫畢恭畢敬地答，「相信目內他們就會有所行動，因爲到目前爲止，北極熊還未將這次行動冠以代號，便是行動的開始，我敢担保。」

「你猜得一點也沒錯，」雷文滿意地點頭，「可是我担心，這次他們的行動不比平常，因此，有可能他們改變以往的習慣和策畧，他們是很狡猾的！」

遠在彼邦的以禿鷹爲國徽之國，CIA譯電員史密夫連日來忙得透不過氣來，他已能將北極熊自人造衛星拍來的電波不斷截獲，並且運用他的智慧，將這些密電碼按一定的排列方式破譯出來。

這個才三十歲的美國加州人，不但精通密電破譯技術，而且甚語俄語，無論文字或說話方面，因此，極受他的上司雷文器重，常交給他重要的任務。

當遠在北極熊的HUGB分部拍發伊蓮娜行動的電波開始，美國間諜衛星馬上截獲而傳到史密夫處時，史密夫就一直未停地破譯這些訊號，對伊蓮娜的行動已有初步的認識，並一直監視着。

而作爲CIA頭子的雷文，當然不能漠視，着令史密夫繼續監視，並部署對付敵方的行動方案。

這天下午，雷文電召史密夫進辦公室，問他破譯電文有什麼新的進展？

「雷文先生，」史密夫畢恭畢敬地答，「相信目內他們就會有所行動，因爲到目前爲止，北極熊還未將這次行動冠以代號，便是行動的開始，我敢担保。」

「你猜得一點也沒錯，」雷文滿意地點頭，「可是我担心，這次他們的行動不比平常，因此，有可能他們改變以往的習慣和策畧，他們是很狡猾的！」

天涯俠客無刀

秋風·圖　端木翊笙·文

廣播道　風雨

陳浩泉

城市之光

匠成

猪仔何價（十四）

九時的航機飛行中，他在想：今次突然回來，老婆子女見到了自己，不知會怎樣？

家人的照片與信，不斷收到，看來沒有多大變樣，不過，貞女已十歲了，估計有多高了，强仔七八歲了，一定同樣精乖。

青春作伴

王·方

美影蘇

亞尼·圖

廿一：大失所望

呂鳳先進廳之後，見羣豪臉有不悅之色，忙抱拳道：「因呂某遲到，壞了諸位酒興，呂某深感不安，稍後自罰三杯謝罪！」

然自謂在呂鳳先之上，但到底呂鳳先亦非無名之輩，是以冷哼一聲便不再吭聲。屈千秋道：「呂大俠來得正好，適才屈某正與他們爭辯，該不該趁此機會，毀了興魔會，雙方爭持不下，未知呂大俠站在何方？」

呂鳳先暗罵一句：「這老頭固不是存心玩我麼？」臉上却堆下笑容，道：「呂某剛到，下車伊始，怎敢亂發表謬論？何況此處幾集天下英雄於此，呂某人微言輕，也輪不到我强拓跋齊天雖先之上，但到底呂鳳先亦非無名之輩，是以冷哼一聲便不再吭聲。屈千秋道：「呂大俠來得正好，適才屈某正與他們爭辯，該不該趁此機會，毀了興魔會，雙方爭持不下，未知呂大俠站在何方？」

呂鳳先暗罵一句：「這老頭固不是存心玩我麼？」臉上却堆下笑容，道：「呂某剛到，下車伊始，怎敢亂發表謬論？何況此處幾集天下英雄於此，呂某人微言輕，也輪不到我强有責，呂大俠聲滿天下，實不宜推卸責任！」

呂鳳先亦正容道：「實非呂某推卸責任，乃因呂某剛到，毫不了解，且呂某向來採取小數服從多數之策，屈兄若有見解，大可以獨自付之行動，諒出頭！」

屈千秋正容道：「豈不聞除奸務盡，且伸張武林正義人人有責！」

在場好友，都不會讓你吃虧！」

屈千秋暗罵一聲：「好圓滑的老賊，你也是浪得虛名之輩！」當下道：「屈某始終認爲該趁此機會毀掉興魔會，曾成的請舉手！」

席中立即有人答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要咱們舉手贊成你？」

「姓屈的，你雖然薄有名氣，但此處還輪不到你强出頭！你要毀興魔會，大可以自己動手！」

屈千秋一張臉像青鐵一般，怒道：「難道老夫會怕死不成？你們不動手，就讓咱們『鐵劍門』的自己來幹！」言畢「嘿嘿」一聲，抽出長劍來。

他的兄女徒弟隨即亦紛紛效尤，掣出長劍。

衆豪見屈千秋劍拔弩張，莫不愕然。

「笑裡藏刀」皇甫快哈哈大笑道：「屈千秋，咱們興魔會只顧忌別人，單你們鐵劍門還不放在眼中！」（六一七）

十四：宣傳部長追求她

在解放初期，地方幹部是相當缺乏的，尤其是那些沒有地下黨與游擊隊活動的縣份，只靠本地少量幹部與南下幹部，還遠遠未能滿足需要。因此，在雲浮、羅定土改結束時候，我們的一批同學，被認爲工作表現良好的，就被挽留下來，担任區長或同等職級的工作。

眞是不是寃家不聚頭，鄧安琪與楊之江都被留了下來。鄧安琪担任的是縣婦聯主任，而楊之江担任的是一區區長，兩人都留在縣城工作，見面的機會很多。

在將近一年的土改工作中，那些工作表現出色的老師與同學，紛紛被吸收入黨，安出色，而是給一個地方幹部看上了，準備與她結婚。這個人叫章國棟，是縣宣傳部長。從安琪到達雲浮開始，章國棟的眼睛就盯上了她，指導她工作，介紹她入黨，把她留在身邊作爲主要的助手。

這也難怪，在雲浮這樣的窮縣，解放初期，連男幹部都不足夠，女幹部當然更少，像安琪這樣年輕貌美的大學生當然更少。這時章國棟已有二十七八歲，希望早日找到合心意的對象。她雖然知道鄧安琪在廣州有個未婚夫，但仍熱烈追求。

安琪給留了下來，倒不是她的工作特別出色，而是她留下來，是縣宣傳部長，章國棟的眼睛，解放初期，連，倒不是，所以把她留下來，是縣宣傳部長，章國棟的眼睛，自有其道理。

成爲黨員，才可担任這個崗位。

安琪給留了下來，倒不是她的工作特別出色，而是